

夏季到来绿满窗

王祥夫

夏天之难过，有一个专用名词是“苦夏”，但你要是看一看专门以割麦子为生的麦客你就不会以为自己的夏天是怎么苦了，麦客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首先那热你就受不了，但我们可能谁都不准备去当麦客，所以不说也罢。

苦夏之苦首先在于人们到了吃饭的时候都没什么胃口。与鄙人同乡的邓云乡先生说到了夏天最好是喝粥，粥菜便是咸鸭蛋，当然腌制过的咸鸡蛋也可以，但你不可能一日三餐都在喝粥，所以还要吃些别的，比如面条，也一定是过水面，面条煮好捞在凉水里过一下，然后拌以麻酱黄瓜丝再来一头新下来的大蒜。北方在夏天还会吃捞饭，那一定只能是小米捞饭，熬好，过水，菜是

新摘的瓜果之属，这个饭也不错。南方人的大米饭是否也可以这样用凉水过一过再吃？起码是鄙人没这么吃过也没听人们说过有这种吃法。但咸鸡蛋确实是下粥的佳品，而这咸鸡蛋也只是腌几天就吃，不能腌久了，腌到咸得让人咧嘴受不了，常见有人把一枚咸鸡蛋分两回吃，在咸鸡蛋的一头先用筷子弄个洞，吃的时候把筷子伸进去一点一点吃，吃一半，再找一小片纸把这咸鸡蛋的口封好，下一次再接着吃。

在夏天，天气最热的时候唯有一个地方能让人好受一些，不知是读谁的小说，像是贯通兄的小说吧，主人公病了，烧得十分厉害，又恰好是夏天，大夫就让人把他扶到家里的大水缸靠着缸坐

着，这不失之为一种取凉的好做法。小时候，看王妈做凉粉，把搅成稠糊状的粉膏用铲子一铲一铲地抹到水缸的外壁上，不一会儿那粉皮就可以从缸壁上剥下来了，也就是做好了。买回来的黄瓜洗好了扔到大水缸里，拿出来吃的时候是又脆又凉，还有那种粉颜色的水萝卜，也是洗好了放在水缸里，还有西瓜，整颗地放在水缸里让它凉着。这必须是那种大水缸，我的父亲大人，曾把买来的鲫鱼十来条地放在缸里养着，我对那水便有些嫌恶，父亲大人反说把鱼放在水里水会更好，虽然用那水做出来的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但我亦是不喜。后来那鱼终被慢慢吃掉。家里的水缸，一年也是要洗上那么几次，那样

大的缸，洗的时候只有放倒，这便是小孩子的事，钻到缸里边洗大缸，里边确实要比外边凉快得多。那种大缸，现在已经几乎见不到了，茶馆里偶尔还能见到，种几株荷花在里边也颇不难看。

夏天到了，夏天虽热，却亦有它的诗意，只一句“夏季到来绿满窗”，只有一个绿字，像是就什么都有了，而且满满的，要你去怀想。



领；花开如人生，陈老莲是在赏花，也是在感悟人生。

据说，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喜欢牵牛花，不仅喜欢栽植、观赏牵牛花，而且还喜欢画牵牛花。他取法齐白石，画牵牛花多配以草虫，其中尤其喜欢配以蜜蜂，众多蜜蜂绕花而飞，仿佛能听到嗡嗡的飞鸣声。每年牵牛花开，梅兰芳都会邀请亲朋观赏，其中，就有齐白石。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写道：“每逢牵牛花盛开，他（齐白石）总要来赏几回的。他的胡子留得长长的，更显得白发红颜，相映成趣。”

白石老人，更喜欢画牵牛花，白石老人的牵牛花，多是竹篱疏疏，牵牛花攀爬于竹篱之上，叶大，墨笔出之；花，则多画红色，殷殷之红，被墨色枝叶所映衬，那份红，就格外醒目，灼灼逼人眼目。

白石老人也曾为梅兰芳画《牵牛花》一幅，上有题款曰：“京华伶界梅兰芳尝种牵牛花百种，其花大者过于碗，曾求余写真藏之，姚华见之以以为怪，诤之，兰芳出活本与观，花大过于画本。姚华大惭，以为少所见也。”

一株牵牛花，为文化人所喜爱，也“牵”起了文化人的友情。

牵牛花，花色以粉红或者纯蓝为主。清晨，牵牛花蘸露而开，迎阳而放。夏阳未出，喇叭状的花心中，常常会缀着两颗露珠，晶莹剔透，欲滴欲滚，仿佛随时都会啪嗒一声，滴落地面，不过，总也滴不下来，只是亮晶晶地衬着牵牛花的红或者蓝。仿佛莹莹的灯盏，照亮了牵牛花，其色彩愈加明亮，愈加洁净，愈加鲜艳。鲜艳二字，描述最是到位，而且还是一种薄薄、嫩嫩的鲜艳，仿佛吹弹即破，给人一份“不忍”的心悸。

每一种花，都有自己最适宜的生长环境。牵牛花，藤蔓状，喜攀援，故而牵牛花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就是篱笆，或者荆棘丛。攀援于篱笆之上，沿着篱笆一路生长而来，那篱笆，就成了一道花墙。攀缘荆棘，直到荆棘的枝枝梢梢，甚至于到了枝梢还停不下来，执意将自己的蔓须伸出长长一段，颤悠悠地探在荆棘梢上。

熏风南来，枝叶颤动，不仅花美，其藤蔓枝条，也别有一份摇曳之风致。

故而，牵牛花虽然简单、朴素、庸常，却大是为人所喜欢，甚至于成为了文人歌咏的对象、画家描绘的物象。

宋代文人对牵牛花似乎尤为钟情，

牵牛花绕竹篱开

路来森

因之歌咏牵牛花的诗词也多。

宋人陈宗远，有《牵牛花》诗曰：“绿蔓如藤不用栽，淡青花绕竹篱开。披衣向晓还可爱，忽见晴蜓带露来。”牵牛花，藤蔓碧绿，缠络盘绕；花朵，绕篱而开，清晓时分，披衣观赏，尤觉可爱。而“忽见晴蜓带露来”一句，真是神性之笔，一只带露飞来的蜻蜓，把牵牛花衬托得魅力四射，花之美，直抵惊艳。

“竹引牵牛花满街，疏篱茅舍月光筛”，这是宋人刘錡《鹧鸪天》一词中的句子，描写的是月光下的牵牛花：月光如筛，把花影筛落在地上，斑驳、摇曳、迷离——真是月朦胧，花朦胧，牵牛月夜摆风情。

宋人汪应辰的一首《牵牛花》，则是别具新意，他于牵牛花的平淡、平凡中，赋予了形而上的意义。其诗曰：“叶细枝柔独立难，谁人抬起傍阑干。一朝引上檐楹去，不许时人眼下看。”“叶细枝

柔”是自身的缺点，可一旦得到别人的扶持、“牵引”，或许就会攀升至高处，成为“时人”仰望的对象——作者将牵牛人格化了。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陈老莲，一生喜欢看牵牛花，也喜欢画牵牛花。清朱彭《吴山遗事诗》，有诗记载陈老莲之事，诗曰：“老莲放旷好清游，卖画曾居西爽楼。晓步长桥不归去，翠花篱落看牵牛。”诗下有注释曰：“徐文紫山云：长桥湖湾，牵牛花最多，当季夏早秋间，湿草盈盈，颇饶幽趣。老莲在杭极爱此花，每日必破晓出郭，徐步长桥，吟玩篱落间，至日出久乃返。”清游，赏花，是一份文人的喜好，也是一种文人的风雅。喜欢观赏牵牛花，陈老莲自己也有诗为证：“秋来晓清凉，酣睡不能起。为看牵牛花，摄衣行露水。但恐日光出，憔悴便不美。观花一小事，顾乃及时尔。”

好花不常开，“及时”二字最得要



逐影戏波

翁桂海摄

我爱我家——建筑仪器机械厂

庄润

大同市建筑仪器机械厂是由1965年67位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铁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而来的，隶属城区二轻局。我在厂检验科工作多年。

建议厂的产品有两大类十几个品种。机械类有混凝土搅拌机、灰浆搅拌机、单筒快速卷扬机、纸筋麻刀灰拌合机、龙门架等；仪器类有混凝土抗压试模、振动台、混凝土坍落测定仪等。

建议厂有职工300多人，先后取得了标准化工厂、全面质量和三级计量合格证书，建立起计量室，注册了“云都”商标，是中国建筑机械总公司定点生产企业。707号和150号混凝土抗压试模、JK-10KN卷扬机获得“市优产品”称号；UJ-200灰浆搅拌机获“省优”和“省建筑工业信得过产品”称号。钳工、锻工、技术革新3个QC小组在全市全面质量QC成果演讲会上获评“优秀QC小组”。产品热销河北、内蒙古等20多个省、市、自治区。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建议厂实行承包经营后，厂长白存喜不搞短期行为，而是致力增强企业后劲。厂里固

定资产逐年增加，又投资80万元购置了同行业先进的剪板机、卷板机、双盘剪板机、大型立车等设备。建起500平方米的新厂房，昔日的小作坊步入规模化发展轨道。新产品开发做到了“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储存一代”，YQJ-50混凝土搅拌机、钢筋切断机等新产品不断问世，YHF-5混凝土水泥含量快速测定仪、YHL60混凝土拉拔检测强仪达到国内先进技术水平。

1993年原辅材料价格陡增，有人提议产品出厂价也应水涨船高，以消化增支减利因素，但白厂长以企业家具备的远见和气魄采取全厂职工集资方式低价购进200吨钢材，缓解了原材料的燃眉之急。紧接着各地基建工程纷纷上马，钢材一夜之间走俏，而建议厂在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稳操了胜券。1993年产值增加到1000万元，利税增加到78万元，连续4个月销售收入突破千万元大关，创本厂历史最高纪录，人均产值、利润等各项经济指标在全区工业企业中名列前茅。

全厂工资奖金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制，多劳多

得，生产积极性大增，人均劳效大幅度提高。产品低价出售、免费上门安装调试、代培训操作员，赢得了用户的称赞。

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办厂方针，厂里陆续办起了建议厂经销处、五金维修站、铸造分厂、沙发坐垫厂、日用化工厂五个网点，扩大了经营范围，提高了经济效益，并投资50万元与山东鲁南衡达集团联营生产衡器系列产品，双方互利共赢。

厂领导不仅抓生产，还时刻关心着职工的生活。盖起两幢职工住宅楼，来厂职工人人有房住，免除后顾之忧；建起了食堂、医务室、理发室、洗澡堂、托儿所，让职工不出厂门就能方便生活。这些举措凝聚着全厂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逢年过节厂工会开展歌咏比赛、猜谜语、打扑克、象棋等娱乐活动。中秋节前，工会早早搭棚建灶为

全厂职工免费加工月饼。逢年过节慰问退休老职工，召开座谈会，送上慰问品。

那时候，职工们一迈进工厂的大门就能听到轰隆隆的机器声，就能一眼看到成排列队的产品整齐摆放在院中等待运往客户工地，一派生龙活虎、蒸蒸日上场景，让职工个个笑逐颜开、干劲十足。

如今，昔日的建议厂厂区已变成美丽的北城墙带状公园的一角。年近八旬的我每当在这里漫步，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工厂这些难忘的场景。那些岁月虽已远去，但在我的心中，我是建议厂的一员，我骄傲，我自豪，我爱我家——建筑仪器机械厂。

（《大同工业史》编募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夏至

袁秀兰

夏至是一场色彩的盛放，热烈与沉静交织，生机与诗意并存，绘就了一幅独特而绚烂的画卷。

此时的草木仿佛被注入了无穷的生命力，将绿色演绎到了极致。树木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着深浅不一的绿。深绿的是老叶，沉淀着岁月的厚重。嫩绿的是新芽，充满着蓬勃的朝气。田野里的庄稼，齐刷刷地挺直了腰杆，在微风中翻涌着绿色的波浪，那是生命最本真的色彩，是大自然在这个时节最慷慨的馈赠，浓郁欲滴的绿色，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活力与希望。

太阳毫不吝啬地散发着炽热的光芒，金色倾泻而下，洒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正午时分，阳光如同金色的瀑布，耀眼夺目，将万物都镀上了一层金边。傍晚，夕阳西下，余晖倾洒，天边的云彩绚烂夺目，将天空装点得如同梦幻的仙境，那柔和又灿烂的金边，给炎热的夏日增添了一份别样的浪漫与温馨。

天空湛蓝如宝石，纯净而高远，没有一丝杂质。那蓝色，深邃而又澄澈，仿佛能洗净人们心中的烦躁与疲惫。湖水也是湛蓝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波光粼粼，晶莹剔透。微风拂过，湖水泛起阵阵涟漪，水波轻轻荡漾，带来丝丝清凉之感。偶尔，几只白色的水鸟掠过湖面，与蓝色的湖水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灵动的画面，让人忘却了暑热的侵扰。

各色花朵在这个时节争奇斗艳，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色彩。荷花亭亭玉立，宛如少女的脸颊，在碧绿的荷叶间羞涩地绽放。紫色的薰衣草成片盛开，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如梦如幻。大大小小或娇艳或清新或热烈或淡雅的花儿，尽情演绎着夏日的华章。这些五彩斑斓的花朵，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点缀着夏至的世界，让整个夏天都变得绚丽多彩起来。

绿意盎然，夏花绚烂，每一种色彩都饱含着这个季节的独特韵味，它们相互交织，相互映衬，构成了夏至时节最美的风景。

天香·仲夏游文瀛湖

李登峰

柳线垂堤，平波吻岸，浮云沉影迤邐。芳草萋萋，榴花灿烂，更有丁香香细。晴烟凝翠。仲夏好，数文瀛美。一望融融湖水，风来几分凉意。

沙鸥时停时起。竞唼鸣，互追相戏。荷叶铺开十里，锦鱼藏底。一派欣欣如是。勿须远、家乡胜游地。大美云中，诗心可寄。

有荷的夏天

吕会香

细雨点洒在窗前
回忆又在脑海里盘旋
细柳的绿如烟
夕阳又染红了天边
谁说蝉声是一种挽抗
分明是在生动那个夏天

蜻蜓的脚步轻盈
不忍心踏碎池水的宁静
阳光也只轻轻跳跃在水面
鱼儿穿梭其间
将一朵荷对另一朵荷的思念
悄悄传阅

粉红色的不是回忆
是荷仰望的笑脸
伫立也好
或者踟跚
时光之舞是醉人的陈酿
曾醉了往日
也醉了今天

我就站在毛毛草的小径
眺望这一池绚烂
荷香是最好的语言
虽淡雅不够浓烈
却值得用整个夏天去留恋

母亲是个“储物筐”

茆丽燕

“趁老妈不在家，收拾她的冰箱，重温了旧时光！2020年产的奶茶粉，2021年产的豆瓣酱，还有其他‘古董食品’，最叫我不能接受的是那瓶果酱，已整整过期了6年！”

微信朋友圈里的这条记录时光印记的动态，引起了共鸣，也像一支长篙，搅动了波澜不惊的心湖，一时间，涟漪层层，波纹款款。

很多母亲都有或深或浅、或轻或重的储物情结。她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储物筐”。

民以食为天。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的母亲，也是一个“储物筐”，她也爱储藏各种食物。

阳光回暖，万物苏醒，美好的春天如约而至。几场春雨过后，荒田野地里，田埂地头上，野菜也是铆足了劲钻出地面，露出鲜嫩的尖角，尽情地享受春日暖阳。尤其那水灵灵、肥嘟嘟、脆生生的苦菜格外吸引人的眼球，诱惑着人的味蕾。几乎是每年春天，苦菜丛从簇簇之时，母亲就提着篮子，或者拿着尼龙袋子，带上锄头，出去挖苦菜了。居住地周围的苦菜很快就被挖得所剩无几，母亲便搭乘邻居的小电车，一路说说笑笑，到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找苦菜。挖回来的苦菜，洗干净、焯水，凉拌，就是一盘很好的下饭菜。母亲独居多年，她一个人吃不了多少。那些多余的苦菜都到哪里去了？被她焯水后，切碎，一点一点分装在矿泉水瓶里，冷冻了，等我放假回了家，给我吃。

春天，储存苦菜；秋天，储存土豆；夏天，她把吃不了的豆角、茄子、西葫芦，都切了条，放在太阳下晒了又晒，翻了又翻，晾了又晾。那些变成了“干”的食材，一包一包，被她储存在柜子里，一时间，柜子被塞得满满当当。冬天，母亲储存最多的是大白菜。她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把白菜变成酸菜，一桶一桶，齐齐整整地摆放在阳台避光处。经过时光发酵的大白菜，一吃就是一个冬天又加一个春天。

母亲这只“储物筐”里，储存的东西可多着呢！不信，打开母亲的衣柜瞧瞧。衣柜里，褪色的外套还挂着，袖口已经磨破的衬衫还挂着，严重缩水、已经变形的背心还挂着……

“早就不能穿了，放着干吗？”每次收拾衣柜，我都朝母亲大声嚷嚷，“这个我扔了，放在这里占地儿！”母亲一听，不管手里正干着什么，都会着急忙慌地赶过来：“不要扔，这个还能替换着穿一下，里面的衣服，人家又看不见……”她边说边就把那些在我眼中早就“破烂玩意儿”的衣服又一股脑儿卷起来，塞进衣柜里。临了，还不忘再往里用劲塞一塞，好像怕我再翻出来偷偷扔掉似的。

母亲常常感叹，现在的日子真是好。小时候，当我和我弟面对白白胖胖的馒头噘着嘴，一个劲儿要吃油烙饼时，当我们把饭洒在桌子上或者碗里的饭还没吃干净就撂下碗筷要出去玩儿时，当我们举起泛着油光的肥猪肉片说“我不吃”时，母亲就说：“娃娃们，有米有面吃，你们还不知足？你们是享福了，现在是吃得肚皮也白了，才天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剩汤剩饭，浑身毛病！我们那时候没个吃的，树皮、草根都吃过，哪个能填饱肚子吃哪个。唉，你们这些娃娃呀……”

现在看来，她不遗余力的储存行为背后，是什么？也许是刻骨铭心的饥饿留下的小小阴影，也许是农民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淳朴秉性，让母亲对每一寸土地，土地上的每一株庄稼，庄稼结出的每一粒粮食，粮食做成的每一餐饭食都充满了深深的敬畏。“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古人的家训声声在耳，字字在理。母亲没多少文化，却深谙此理。她躬身实践，把惜物做到极致。

如今，新生活理念是用断舍离过上轻装简行的“轻”生活。但这种理念，放在母亲这一辈人面前，似乎多数行不通。那些过时了的衣衫，磨损了的旧物，被放得过期的食物，都被母亲这只“储物筐”一一收纳储藏。在她看来，那些东西上，有生活沉淀下来的温暖，有时光拼接的回忆碎片，有大大小小爱恨悲欢的故事。

所以啊，亲爱的朋友，当你看到母亲储备了那么多东西时，请不要责怪，也不要抱怨，更不要指责。她储存的，是光阴，也是她对上苍赐予的每一件物品深深的疼惜与爱啊。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dtjyungang@126.com